

在平靜中重新體驗到自身的價值

——摘自創作手記

郭晉

今日的中國當代藝術被劃分為潮流和非潮流藝術(潮流藝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被認可的“實踐藝術”或以前某種潮流藝術的翻版)作為中國的潮流藝術對中國藝術史的貢獻在於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近一個世紀的現代藝術歷程,開擴了視野,填補了“空缺”但不可回避的是西方文化的殖民效應,由此使中國的藝術處於彷徨、期盼等複雜的狀態中,討論的話題也從“民族化”轉變為“市場化”。一九九二年德國卡塞爾文獻展所能傳遞的信息是藝術已經發展到全方位的有錢有勢和令人不知事從的領域,這使正在開化的中國潮流藝術望塵莫及。人們總是努力尋找自己同西方文化的變異和移植,卻有不可回避的師承關係,第三世界悲哀猶然而升。盲從世界藝術潮流,不僅使中國藝術家囊中羞澀,而且還要因缺乏根基而進入失重狀態的風險。這就是中國現代藝術的尷尬境地,也是不能擺脫的文化背景。作為潮流藝術有其明顯的共同之處,明確地通過一定的觀念而形成勢力,其包含的理性成份很強,而感性的,私密性的東西卻較少,所以可以產生很強的流行趨勢。我興奮地關注著中國新藝術潮流的產生,但我卻不得不同它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無論從藝術目的還是從視覺效應來看我都屬於自我性較強的藝術範疇里,那里沒有明星效應,有的是孤獨,自虐和反抗,需要在玩味自己痛楚上面尋找一種平靜、安適。所有這一切並非意味著把自己設定為一個傳統的守護神(傳統在我看來是被世人認可後並以此作為教育後代的基礎),傳統如同有某種功用的工具,需要時就可以應用。因此,我並不回避傳統,也不否認自己有師承關係的可能,架上繪畫雖在一段時間里仍然是我的主要藝術手段,但我否認自己是傳統的代言人。將一切設置在傳統里是極其可怕的,它可能吞噬你,使你懶散、墮落直至毀滅你的創造力。得到啓示,創造新的語境是我同傳統最和諧的關係。

作為繪畫作品同觀眾的關係是我關心的問題,也就是作品以什麼樣的方式同觀者達成一種默契。語言作為人類交流的手段有三種功能(即表現、喚起、描述)作為圖像語言最有效的功能是喚起,這是視覺藝術的基礎,就是發展至今天的西方視覺藝術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它的傳統形象,甚至已經在新的意義上回到了架上繪畫,然而作為圖像喚起的古老規則仍然存在,至此人們欣賞它。喚起是觀眾對作品語境的體驗和反應,作品的存在狀態就顯得尤為重要,它既能反應作者精神體驗,又能在這種語境中產生形成更廣大的包容量,這種包容可能是心理的也可能是社會性的啓示。這也是我樂於的畫面狀態。一切試圖通過圖像來描述某個觀念或某一命題的做法都無疑地會大大削弱圖像的力量。

我自認為可以將畫中那種情感轉換成一種較理性的和冷漠的澄現。古往今來我們身上的包袱太重了,來自於傳統的意識,政治的壓迫和行為的壓抑,使我們自身的情緒更為神秘,我們信仰傳統,卻被傳統壓制,這是我們自身帶來的。無論在什麼年代中,中庸總是最為成功的處世之道。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文化背景。兒童來到世上可以是幸福的,直接地體會自己的欲望,然而他們卻生活在成年人的陰影之下。正如成年人生活在一種自圍的社會背景下一樣。兒童生活背景是對其行為有寬容方面,所以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仍能實現自己的欲望,盲然而愉快,而社會對成年人卻是嚴酷的。因而成人往往把孩提時代變成他們津津樂道的渲泄口,在那里可以細細地咀嚼、回味童年的夢想、放縱、勇敢、怯弱和壓抑,等等這一切都如此容易堆積和釋放,象一杯醉人的酒的效力。有些人天生的神秘、含蓄的性格卻出自一種壓抑,其可塑性之大,以至不知道什麼是人性和獸性。以理性的態度在人的幼年時期尋找人的自然性是非常有意義的。它讓我們在思想上找回真實的一面,讓人在平靜中重新體驗到自身的價值,使人進入新的審美境界。兒童題材的選定並非是懷舊式的,對幼年時期的描繪是對我們今日生存狀態的不斷提示,對非人化的反抗,調整和確定自己作為人在自然的位置。一切預示著隱藏的危機和不可知的騷動感都是如此的現實。那種自然的原始力的優美和激情對比出今天成人社會非人性的殘酷性,所以它所反應出的意圖應該是極積的,而非被動的。



青春期 布上油畫 46 × 36cm²
Puberty oil on canvas

郭晉
Guo Jin



left above: Time
Series 1
left below: Men with
Cello 2
right above: Portrait
of a Girl
right below: Men with
Cello 1

左上 歲月組畫之一
左下 撫琴者之二
右上 少女肖像
右下 撫琴者之一